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四十九回 眾仙門法敗無當 五雷魔法困南極

話說東華帝君，他乃是海潮聖人的首坐，管轄著二十四洞真人，西華、南華、北華，中華四位帝君，恰好五方五老，五帝真君。當日東華帝君，正誦黃庭，忽然心血來潮。暗想：「海潮聖人下山，帶領我洞門徒，齊赴臨淄，他與南極、孫臏相對，莫非有甚不利？所以我坐臥不安寧。」連忙掐指一算，早知緣故。大驚說道：「原來毛奔真人已死，南極子擺下聚仙金光陣，困住海潮聖人並各洞真人。細想他那裡，人多勢眾，獨我一人，怎能救得海潮聖人出來。須得個幫手才好。別位真人也無用的，縱有些神通，亦難抵擋那個南極子手段。除非請得南華帝君、北華帝君、西華帝君、中華帝君四位兄弟下山，要救海潮聖人，就不難了。」想罷，站將起來，忙步至三清殿前，速速淨手焚香，暗暗祝告。只見香煙飄飄，起在空中，竟奔南華山朱明洞而來。南華帝君正看道德真經，又與西華、北華、中華三位帝君同議長生之事，修煉的妙藥。偶然一陣清香，衝進洞中而來。帝君讓過香頭，抓住香尾，往鼻中一聞，便知所求的事情。南華帝君舉手，口稱眾位帝君說道：「今有海潮聖人現在臨淄，卻被南極子擺下金光聚仙大陣，困住海潮聖人，不能脫身。今有東華帝君焚香，請我們等下山，同去破此聚仙陣，救取各洞真人。」說罷，與三華帝君一齊而去，將到東華帝君洞門，就有守洞童兒看見，飛報與帝君知悉。東華帝君即出洞門，迎接進洞，來至嚙經堂，一齊坐下。相逢大喜，敘禮分賓。獻茶已畢，南華帝君開言道：「弟正在洞中揣摩道德經，道兄你為何不到我處走走？」東華帝君道：「實不瞞列位道兄說，只因家師下山，去臨淄城外，與南極子、孫臏二人對敵，洞中無人，因此未有到寶山領教。」南華帝君說道：「你令師海潮聖人，不在洞中修淨，何苦又下紅塵，動人間嗔癡。」東華見問，慘然不樂，口稱「眾位道兄有所不知。」就將孫臏逆天而行，南極子擺下金光聚仙大陣，又把毛奔真人被害，海潮祖師與眾位門徒真人被困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南華帝君與那眾位帝君聽罷，大怒道：「南極子與孫臏有這等德懶，欺吾掌教太甚。我們大眾俱要下山走走如何。」五位老人一齊說道：「言之有理，不可延遲，就此往前。」

言畢，五位帝君一齊出洞門，各跨腳力騰雲，一刻來至臨淄。舉目一看，只見西門外以及東北角上，黃澄澄一派金光耀眼，昏沉沉紫氣迷濛，四面八方，金光一片。又見上有三十六把削花金刀，擺得層層密密，真是十分利害。即便上城觀看，四門上有四座聚仙台，台前各插聚仙旗，四門上鑼鼓鑼響，響聲不絕。東南北三門台上，未見有人把守，只有西門台上，有一位老者岸然道貌，裝束非凡，舉手捧如意金鈎。東華帝君看見，認得是南極老祖。帝君心中大怒道：「果然奇怪德懶，他竟把海潮老祖困住了，自己到也逍遙快樂。我們一齊動手，便把南極子拿住，叫他收回金光聚仙惡陣，放回海潮聖人以及眾位真人出來，未知眾位尊意如何？」中華帝君說道：「我們且不要動手，那南極子看看亦是神通廣大的，又有孫臏法術高強，如今若是一齊動手，誠恐走漏消息，勝敗難分。到不如我們先去奏知秦皇，差遣一位真人出陣，與南極子挑戰。我們四面埋伏，引他出來，一齊上前，圍住壽星老人，那時破他的聚仙陣就不難了。」東華帝君說道：「此言有理。」說畢就催轉仙禽，一齊奔往秦營來。

有守營官看見半空中落下五色奇禽，禽背上坐著五位道者，連忙躬身：「請問五位老仙翁，是那座名山洞府的神仙，乞賜留大名，以便通報。」東華帝君說道：「你去奏知秦皇，你就說有五方帝君到此。」門官聞言，急急進到中營黃羅大帳，跪下稟道：「恭喜我主，大營門外，且今來了五方帝君，前來共破金光大陣。」始皇未及回言，只見那金子陵並眾位真人，聞報大喜。口稱「王爺，這就是五方五華帝君，胸藏日月，道法精深，吾主洪福齊天，得此五位天仙到來輔助，必然破得聚仙大陣。」始皇聞言大喜，頓時起位率領眾大臣出到營門，恭請五位帝君進營坐下。各真人見過禮，承奉官捧茶，茶畢就坐。秦皇開言：「請問五位帝君，今有南極仙翁，擺下金光大陣，有眾位真人進陣，不見回來。又有海潮聖人入陣，尚未見出陣。目今不知生死如何？」五華帝君聽罷，說道：「眾位真人在內，以及海潮老祖，亦在聚仙陣暫時受困，不至傷其性命。若要破聚仙金光大陣，須聽老拙言詞。目今有五位真人要去金光大陣，引出南極子出陣來。待吾困住他，我自自有道理酌議。」

就有革面真人領法語，前去見陣。東華帝君聞言大喜：「你到臨淄西門，有南極子在聚仙陣台上掠陣。你可改換形容，竟奔聚仙陣，與南極子動手，許敗不許勝，將他引出西門，以便我等接戰。」革面真人領法語而去。東華帝君又命吐絲真人：「你到西門外，等革面真人將南極子引誘下來，你可到聚仙台上，砍倒仙旗，就顯你神通，又不許放出一人前來接應南極子。」吐絲真人依了法語，就下蘆棚去訖。這五位帝君欠身，口稱賢皇寬心，待老拙等出去走走。始皇離位奉送五老。帝君說道：「賢皇止步，不勞遠送。」言罷即出蘆棚，各跨仙禽，又有各位真人，緊緊跟隨，各往五方埋伏，暫且按下不表。

卻說革面真人，遵了東華帝君調遣，不敢怠慢，即將夜叉皮換上，跨著白象，提起三托天叉，衝出營門。念動真言咒語，駕上雲頭，竟奔臨淄西門而來。那南極老祖，正在聚仙陣台上掠陣，他見海潮老祖困在陣中，滿心歡喜。正在台上自在逍遙，只見半空中吊下一人，奔法台而來。戰未三合，革面真人虛刺一叉，就離了聚仙台，騰空走去。南極子看見，心中大怒，說道：「好妖仙，你往裡走。」催開梅花鹿，也就四足生雲，趕將下來。那吐絲真人看見南極子去追趕革面真人，離了法台，他便催動腳力，竟奔聚仙台上。他暗想要將一竿聚仙旗放倒，但有白鶴童子在台上看守，他見有人來砍聚仙旗，便大喝一聲：「何處妖道，敢來砍倒聚仙旗，要傷吾祖師爺的法命。」吐絲真人笑道：「諒你童兒，怎能識我，我非別的，就是崑崙山吐絲真人是也。」白鶴童子聞言，心中大怒，即便舉起南極老祖龍頭拐杖，照定吐絲真人打下，吐絲真人用大斧相迎。二仙大戰，含死忘生。一場惡戰，經戰十餘回合，不分勝負。吐絲真人暗想：「諒用力敵難以對敵取勝。」就虛砍一斧，帶轉腳力，往城下一跳。童兒怒道：「諒你這妖道，往那裡走。」

白鶴童子將身一縱，立刻跳下城來，提拐追趕。吐絲真人看見白鶴童子追趕下來，相離不遠，心中暗喜。兜住後猴，扭頸回頭，高聲大叫：「你這童兒休要逞能，你看我的法寶來取你。」童兒一時聽見招呼，上前觀看，未見什麼寶貝，抬頭往上一看，空中也沒有；往下一看地下也沒有，心中暗想：「這妖道看見我追趕他得緊，便使這樣智謀，故把大話哄我，我不管他有寶無寶，我就趕上去，一頓拐打下他的腳力，拿進城去，到我祖師爺面前來報功，也顯顯我的手段。」想罷，又往下趕來。吐絲真人看見來得切近，相離不遠，尚有十餘步光景，就嘴唇一卷，吐出一道白光，骨碌碌冒將上來，猶如千條銀絲，連連不斷，競撲白鶴童子身上而來。白鶴童子一見大驚，不知是何物件，伸手來接，連手也黏住了。說時遲，來時快，頃刻繞得一身都是，把手連腳都繞住，連頭也蒙住了。搖也搖不脫，扭也扭不動，一時就展動不得。那吐絲真人把他捆住，就圈了腳力，伸手就將童兒提起來，比繩索纏綁更覺結實，把他橫擔在後猴獸上，回轉秦營不表。

且說南極老祖，追趕革面真人，緊緊跟定，往西而去。正走之間，只見橫斜裡有一位老者，身騎白鶴，手執金如意，攔住去路。高聲喝：「南極子，你往那裡走。」南極老祖一見，知是西華帝君。南極老祖坐在鹿上躬身陪笑，口稱「道長請了，不知帝君到此何干？」西華道：「好南極子，你是掌教老祖，就是群仙領袖。孫臏逆天而行，你該責罰於他才是，因何反助孫臏，暗擺下聚仙金光大陣，又將各洞真人擒拿，海潮老祖乃是崑崙教主，雖然與你無害，也有三清之面，他是長輩，你是晚輩，小不可犯上。你仗著人多，行起凶來，得罪了無當老祖，只怕眼下難逃其罪。」南極老祖笑道：「西華帝君，你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想當日在易州大戰，後來夜設平齡會，三教聖人下山，與孫臏講和，那時貧道也在跟前，海潮聖人也在會上，彼此所見。三教聖人吩咐聖人的說話，是明明白白道，孫臏雖然逆天，在燕盡孝，在齊盡忠，忠孝兩存，那時才歸山洞。今日孫臏正在臨淄治事，理之當然。你家海潮聖人，不遵三教言詞，卻差毛奔下山，擺下五雷惡陣，就將孫臏困住。可憐燕丹公主死時收殮，母子不相見面，情實可傷。貧道下山來，不過要解救孫臏，進陣觀看消息。不想毛奔好歹不分，擅自擊我一雷，我即駕雲逃回，把腳力鹿轟死。請帝君想一想，你說我以小犯上，這毛奔擊我一雷，又打死我的梅花鹿，又怎樣講呢。我來救孫臏，入陣在路之中，遇見海潮聖人，他倚仗人

多，又將白猿擒去，甲子日要用水火風雷攻破臨淄，我才擺下聚仙金光大陣，擋其鋒銳。雖然將各洞真人困住，也是他們劫數。帝君請你細想想可是貧道以下犯上否？」

西華帝君道：「據我看將起來，你兩家爭名奪利，擅動嗔癡，都是為著弟子。依我良言相勸，你把金光聚仙陣收回，將海潮老祖師徒一齊釋放，令你孫贖在無當老祖跟前陪個不是，就是天大的事情，也可以解釋了。」南極老祖冷笑道：「帝君，你說的何話？教我叫孫贖與他陪個禮，這話叫我萬萬不能，若要撤此陣圖，除是三清親臨，又要各洞真人與我叩頭才行。不然莫想開了。」西華帝君聞言，大怒道：「好憊懶的南極子，我看你有多大本領，這等無禮。既然不聽良言，我就放你不過。」言罷，就催動腳力，舉起金如意，照頭就打，南極老祖用金鉤架還。一往一來，大戰盤旋，不分勝負。

忽聽正南方一聲大喝：「南極子你不得逞能，我老拙來也。」老祖聽得招呼，急用金鉤架開金如意，暗暗觀看。只見一位老者，頭帶金冠，身騎朱鶴，手執金如意，衝殺過來。老祖看見心中自想：「原來南華帝君來了，怎麼這兩個老頭兒都下山，想必是和海潮老祖交厚，同樣來破陣也是有之。」遂用手中金鉤一指：「南華帝君，你為何也來扶助海潮聖人，與貧道動手？」南華帝君性烈如火，一見南極老祖，心中大怒道：「好掌教的祖師，我豈不知三教同源，何必親來此處。今見你把海潮聖人困在陣中，辱我本教，焉能饒得過你。」說畢，磕開朱雀鳥，掄動金如意上來。南極老祖道：「好紅臉老頭兒，怎敢和我動手。」遂使開金鉤，左右招架，兩下夾攻。正爭戰之間，正北上猶如一朵烏雲，衝到陣前，原來是北華帝君。南極心下著急：「今日認真與我見雌雄麼？我金鉤無眼，恐傷貴體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北華帝君說道：「南極子，你少發狂言，你若不把陣圖收去，放出海潮聖人來，就要頭上即刻冒出紅來。」

南極聽罷，衝衝大怒，展動金鉤，猶如狂風驟雨而來，殺得三方三帝君，如走馬燈一般。戰到深處，又見東華帝君、中華帝君二老一齊來至陣前，一時就將南極子團團圍住。老祖觀見五方五帝君，一齊殺來，來得好利害，比不得海潮老祖和他的二十四洞真人，心中暗想：「這五個老頭兒，都是與天同壽的，神通廣大，執掌金木水火土，五位帝君一齊殺來，又按東西南北中，雖然年老，他的精力不衰老，我一個人焉能弄得他五人過。」正想之間，只見五隻金如意，一齊夾攻。南極子就把金鉤架住，口稱：「五位帝君且莫動手，你我都是年高有德之人，你我同道相親，何必為了海潮老祖，就把老臉變了不成，竟和我動起手來。你們若是戰勝了，我是一個老頭兒，你們是五個老頭兒，若是勝我也罷，倘若失手，豈不把五老體面都丟了，那時有何臉面。我有金玉良言，請你們各歸洞府，莫管人家興廢之事。」東華帝君聽說大怒：「好南極子，休得胡言，你豈不知我是海潮聖人首坐，管領二十四洞真人。你如今將我家的老祖困在金光聚仙陣，眾家真人陷在鎖仙牢，東方朔打死毛奔，易州喪亡金銀兩個仙童，我與你結下一天二地之恨，三江四海之仇，還講什麼。」將言說罷，又舉金如意，衝殺上來。南北西中四位帶君，又一齊動手，就把南極子老祖困在中間，各逞手段，紛紛來戰。

南極老祖左支右架，四面騰挪，心內著忙，就在懷中取出一件寶貝，名為先天乾坤袋，只有茶鍾兒大。此乃先天二氣煉成，若是晃一晃，就有一間房子大，就把人吸到裡頭，取住袋口，出不得來。不論仙凡，一時三刻化為膿血。南極子取出先天袋大喝一聲：「五老你們休得逞強，看我的寶貝來取你們性命罷。」說著，他就把先天乾坤袋晃一晃，現出一間房子寬大，口裡冒出一股白青的氣。青屬陽，白屬陰，此寶名為陰陽二氣。這股青白氣飛來，不論仙凡之體，撲在身上就如繩纏索縛一般，就把人吸進去的。就是南極老祖與海潮聖人，連戰幾場，亦不肯輕用此寶。今見五老帝君利害，才下此毒手，把先天乾坤袋打開，去收五老帝君。那五方五老帝君，正在酣戰之間，又聽得寶貝來取二字，一齊舉目觀看，把五老帝君嚇得大驚失色。「好憊懶的南極子，怎敢下此毒手。」說著，那陰陽二氣，撲至跟前，五老帝君就把冠摘下，一齊都收在先天袋中，南極老祖抬頭不見五老，心中又喜又愁。喜的是收了五老，又困住海潮聖人，顯出老人妙用。海外散仙誰不欽服。愁的是五老與天齊壽，日月同明，一怒將他收進袋內，一時三刻化為膿血，推恐三清見怪，掌教也不成，還有罪過。故此心中為難，進退不得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：「不如把他帶進臨淄，放他出來，與他講和，等他們知道利害，自然回山而去。」南極子想定主意，即將先天乾坤袋提起來，不覺大驚道：「怎麼裝著五個老人，五個帝君，到是輕飄飄的，難道未曾裝著不成。方才明明白白看見五帝收入袋內，顯然年老，至少也有好幾百斤，怎麼這樣輕飄飄，真奇怪得緊。難道走脫不成？」正在疑惑，忽然聽得禽鳴人喊之聲，舉頭四顧，五老冉冉而來。心中大怒：「我的先天乾坤袋內，裝的是什麼東西。」忙將先天乾坤袋一抖，倒念真言，抖出五頂金道冠來。須臾，五老已到跟前，南極老人大笑：「你這五個老頭兒，少要逞能，你們都把首級呈與我，還不知利害麼。再敢與我來動手。」五老聞言大怒，叫一聲：「南極子，你還有什麼法寶，只管使來，老拙無可懼怕。」說著五位帝君，一齊挺如意衝殺上來，仍復廝殺，暫且按下不表。

卻說綠眉仙同著東方朔鎮守正東上那座杏黃旗，見海潮老祖撲至跟前，綠眉仙不敢怠慢，催開白鹿，舉杖大喝：「海潮老祖休得走我的汛地，貧道在此久候多時。」海潮聖人聞言，大怒道：「來者那洞妖仙，來攔我的去路。」綠眉仙冷笑道：「我乃海外真修綠眉仙，是奉南極老祖的調遣，鎮守此處。你知我的利害，早早往別處出去，使兩下免傷和氣。」海潮聖人笑道：「你這無名野道，怎敢發狂言。你休走，看我取你性命。」二手杖劍，照頭就砍，綠眉仙催鹿，用杖急架相還。他二人劍來杖去，各逞英雄，經戰二十餘回，勝負未分。海潮大怒，順手在懷中取出寶貝，名曰拘仙鎖，祭在空中。便大喝一聲：「著吾寶貝傷你。」綠眉仙仰首觀看，一見明晃晃一把拘仙鎖，比門扇還大，竟奔綠眉仙頂門打下來。再晃一晃，喝一聲疾，那寶更快了。東方朔看見，腰間取出消寶葫蘆，把蓋揭開，連晃二晃，喝一聲疾，只見葫蘆裡放出一道白光，飛起空中，競奔拘仙鎖，連繞三繞，此鎖就落下塵埃，不能變化。海潮聖人大怒，道：「好東方朔，用的什麼邪法，破我的寶貝。」綠眉仙初見海潮的寶貝衝殺上來，心中著急，恐難以抵敵。後見東方朔破了法寶，心中大喜，即將杏黃旗連展三展，把那打仙杖在旗上又晃三晃，從半空中飛舞滾將下來。海潮聖人一見，大吃一驚，收回腳力，往下敗去。東方朔與綠眉仙亦不追趕，仍守汛地。